

订 婚 记

撒母尔·约瑟夫·阿格农 著

伊伊伊出版社

员

楂化和大海亲密无间：大海的浪吻着它的海滩，蓝色的天空是它每天的华盖，它的土地上住满了各种各样的人，以实玛利人和基督徒犹太人，他们为劳动、商业、船运和运输而忙着。不过在楂化还有其他做其他行业的人。比如这本小说的主人公，教师约伯·李利子。

当约伯·李利子拿到了博士学位，完成他的学业后，他参加一个旅行团去圣城旅行。他看见这是一块美好的土地，居民都是安安静静，喜欢和平宁静的生活。于是他下定决心定居在此地。楂化是他最宠爱的土地，因为它就在海边，而李利子平时一心一意研究海中的植物。刚好有一次他访问一间学校，而那间学校正需要一位德文和拉丁文的老师。学校的负责人约他谈话并请他担任教师，他接受了。

李利子原来是研究植物的，一个自然科学家。可是自然科学已经被其他教师教了，所以学校便派他来担任没有人教的。有时候，是英雄造时势，不是时势造英雄，李利子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李利子就是这样开始工作的。他忠实的把书努力教好。他选用恰到好处的课本，绝不刁难他的学生。他从来不会以尖酸刻薄的态度来对待学生，对他的同事从不摆出骄傲的样子，靠自学成功的他们没有什么学位。学生爱戴他，同事也全接受

订婚记

他，因为他把学生当作朋友，让他的同事平等看待他。他宏壮的声音，魁梧的身材，他的一举一动的样子，再加上流露着感情如栗子的眼睛，使他赢得所有人的爱心。不到一二个月，他在圣城的名誉已然很好在一两个月间，他已成为许多父亲们最受欢迎的客人，而这些父亲的女儿在他们父亲未认识李利子之前，就认识他了。

人们不再梦想淘金热。想利用以色列的土地发财的人纷纷在破产后离开了。渣化现在是属于知道这是跟其他土地不相同的人的，它只让他们老老实实的工作的人来它的大地上居住。这些人中，有些是这块土地需要的技术人员，有些从事商业，另一些是靠从国外带回来的财产生活。人们对生活水平要求不高，他们把政治权力让给少壮派人士，并要求外国领事馆给他们保护，这些领事馆比他们诞生的土地更关怀他们，对他们照顾。做梦的觉醒过来，想有所作为的人开始去做梦，企图寻找一个精神中心和属于以色列人的土地。他们时常聚在一起社区生活和讨论国家，然后把会议内容报告寄到设立在奥得莎的犹太人爱国者议会。因此一时大家都和平安乐。

生活淡得像白开水日子静静的过去了，人们没有太高的要求。他的行动很有限，而且很容易满足。富有之家喜欢住在小屋子里，都不太讲究穿和吃。一个人通常早上起得很早，喝一杯茶，吃几粒橄榄，或一点面包和沙拉，就工作到中午，黄昏之前回家。那时水壶的水正在沸腾，邻居来访，主人便招呼大家吃蜜饯、喝茶。如果知识分子在场，他会取笑旅店管理人，由于他误解一个犹太法典中的字，把蜜饯叫做果酱，如果有农人在场，他就会谈些关于拔葡萄藤种植杏仁树，贿赂和政府官员。如果其中一位是来自耶路撒冷的客人，他会告诉他们圣城

发生的事情：如果他是个性开朗的，他们讲一个耶路撒冷的笑话去娱乐一下朋友们。因为当外国报纸寄到这地方，新闻早已过时了。楂化人从不讨论外国新闻。

约伯·李利子受到每一家的欢迎和热烈的款待。他很感谢人们为了他的便利而跟他讲德国话，他也用刚学会的不流利的俄国话回答他们，主要是要讨他们的喜欢像多数单身汉，他很高兴的接受别人请客，他跟主人常打成一片，他完全同意他们的看法意见他全同意。他时常被请去吃晚饭。吃了晚饭，当主人坐下来阅读最新一期的奥得莎出版的杂志，如希伯莱文的“哈希罗”或俄文的“拉斯夫叶”，他就跟主人的女儿到外面散步。散步时，世界是如此的美好明亮：如果没有月亮，星星一定亮晶晶的闪烁着，如果没有星星，女孩的眼睛还是很光亮。面对这种状况，所有的男人都会知足。不过对李利子，他心中还有一个世界：他还喜爱大海以及研究海底的植物。即使在楂化的天气寒冷彻骨的季节里，他还是热情蓬勃。船主靠海发财了。海面满载的轮船给商人带来商品，这个大海也给渔民生产鱼虾。李利子从这个大海里捞起各种海底植物。他已经发现这海底有至今科学家还没见过的几种海草。他写信告诉以前的教授，他的教授很感动有这样能干的学者住在这地区，还把他的研究报告发表在由维也纳皇家植物及动物研究学会出版的学术期刊上。他叫他喜欢的学生保存那些海草，由于目前为止没有人研究过这海岸外的海草。

李利子不需要催促。他属于海，就如海湾属于沙滩。他每天都出海去寻找海底的植物。合适的话，他会租一艘渔船。叶夏那个也门人是一个看守人，他跟几个阿拉伯人在讨价还价一阵之后，便航向人类最早定居的地方。把网和铁钩放下海底，

订婚记

当他捞起的海草都是海岸一带找不到的，他心激动不已。李利子不会晕船，海底的神秘，创造者的神奇使他坚韧不拔。在海底，海草长得像一个花园，像海中浓荫的树林，像灌木林，有的紫红，有的如硫磺的黄色，有的如晨曦的色彩。有些像明亮的珍珠，像珊瑚，像橄榄，像孔雀的羽毛，像攀附着碎石堆或垂挂在大石上生长着。他会很可爱的说：“这是属于我的天地，我的葡萄园。”当他从海上回来，他会把海草的样本用清水把盐分洗干净，再把它吹干，然后把它放在一个平底的盘子里。接下来，他把盘子里的海草摊开在一张厚纸上，植物的粘液足于使它自己粘住。全世界的植物学家之中，专心研究海底植物的没多少，而这少数几位当中，只有李利子在研究巴勒斯坦海岸外的海草，分析它的本质、繁殖和生长的情况。多数科学家的海洋生物研究只能断断续续的进行，通常是大学的工作结束之后。可是李利子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都在做研究，不管白天或夜晚，日晒雨打，海上被太阳蒸得热气腾腾，或浪涛汹涌，或冷风彻骨，海上风平浪静，别人在睡觉或忙碌其他事情，他永远在进行研究。如果他的工作主要把植物分类和在陆地上研究，他早已成为著名学者，被委任为著名学术团体的会员，经常受邀出席研讨会或国际会议。可是由于他的活动范围远离犹太人移殖区中心，大陆上的人们并不熟识他，也不认为他有什么过人的才干，但他有的是时间，他继续研究和收集海洋植物。如果他找到一种植物自己不能辨认的，他就把它寄到国外问老师，后来有一种海草便采用他的名字而命名。不久以后，霍斯特教授带邀他帮助“地中心的植物”写关于海草的文章。

圆

李利子在这方面的研究兴趣是这样开始的。当他刚进大学的时候，只是专心念科学的科目，他没有选定一个特别的科目，尤其是自然科学的东西深深吸引了他。他已经把自己看作一个永远追求学问的学生，他认为自己会永远在学院中。有一个夜晚，他正在阅读荷马的作品。他听到一种像海浪的声音，显然他从来没有看见过海。他把书合起来，竖起耳朵聆听。那声音像大海波涛汹涌，此起彼伏。他向外望去，月亮挂在天中央，在云和星之间，大地一片寂静。他于是拿起书再看下去，可是他仍然听见同样的声音。他把书放下，躺在床上，那声音消失了，但是他曾听见的海洋呼唤的声音永无休止的在他面前出现，月光照在海面上，无比萧索、冷清。第二天李利子感到像一个完全失落的人，被大浪卷上荒芜的小岛。接下来的日子他还是同样的感觉。他做研究少了，读书多了，只阅读一些有关航海的书，看了这些书只有使他更渴望海洋，他恨不得喝几口海水来止渴。接下来，他便开始寻找一种跟海洋有关的职业：他选了医科，想做一个船上医生。可他第一次走进解剖室就晕倒了，他知道他不可能干这一行。有一次李利子去拜访一个正在研究海草的朋友，他刚好出海回来，给他看带回来的一些标本。李利子看了大为惊奇，他认为我们知道有限的海底动物。还没向他的朋友告别，他就知道他需要的东西。

订婚记

也许关于李利子阅读荷马的著作以及后来的事很传奇。不过他就是因为这样才开始治学的。当他念完书，他便前往巴勒斯坦。和艾立先生给他的一份礼物大学给他的一个奖使他有足够的费用。

猿

帮助约伯前去巴勒斯坦的艾立，曾经也帮他读高中。艾立先生是一个很富有的商人，也是一个在地图上拥有一点点的小国家的荣誉领事。是在约伯·李利子父亲的房子隔壁他的别墅的花园。约伯·李利子小时候常跟领事的独生女苏姗一起玩。她是一个任性的小女孩，喜欢约伯，甚至她不让其他的小女孩参加他们的游戏。“约伯是我的，长大后我会嫁给他。”她剪下一束头发，然后再剪下他的，把它们系在一起。为了要证实这句话不是讲着玩的，她把头发焚化，吃下肚里，并且发誓一生一世不变心。苏姗的家长很关怀对约伯。由于她是独生女，因此无论谁赢得了她的欢心，也等于赢得了她的父母。当然，约伯的聪明和优雅的仪态，也使他很得人心。佛尔·艾立是一个体弱多病的女人，特别喜欢他。她会送他礼物在适当的时候，这样才不会使他不好意思。领事就帮助他的父亲应付孩子的教育费，李利子的收入不可能完成这个天资极高孩子的教育，只有在领事的帮助之下，约伯才能读完高中，而且进入大学继续深造。

进入学校的第一年，有很多时间约伯跟苏姗在一起。盛夏，他们互相赠送系成一串的蝴蝶花，冬天在结冰的湖上他们溜冰。约伯指导苏姗做功课，她则教他用脚趾尖走路及其他技能。第二年，因为约伯的父亲为了还债而把房子卖掉，在别处

订婚记

租了一间公寓作住家。他们就不常来往，这一年约伯忙于功课，而苏姗则追求富人的爱好如音乐、绘画。尽管如此，他们也没有完全分开，在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天领事的妻子会请约伯吃午餐，苏姗生日依然如此，一直到艾立夫人生病后，他们家不再请客，而苏姗也送到另一个地区的学校寄宿，这样约伯和苏姗基本停止交往。

尽管如此，一年内领事邀请约伯到他的办公室去两次。挂了丝织品墙的四面，上面还有两张大肖像，分别是妻子和女儿的。艾立夫人穿长裙，裙的末端垂落于照片的下端边缘。蓝色的裙子，落在照片边缘的裙脚，使她看起来像在云雾中。头上戴着一顶布巾做的帽子，花边落在脖子后面。苏姗的裙子垂于她的膝盖，她的腿似乎在轻微地颤抖。当照片被太阳照亮，她的样子像正要跑步。除此之外两张搁放在桌面上，也是她们的照片，前面放了一束玫瑰。领事，在接见客人之前，他会将所有不需要用到的文件收起来，所以约伯每次走进去，那间办公室就像为了挂那张大照片而设的，而领事就像一个老管工，整日守护着照片。这个印象后来更具体化。当约伯坐下来，领事给他倒水。约伯不喜欢使眼光提到主人的头部之上，似乎因为他没有权力望着那两张肖像。在约伯的脑海中，他们如此生活着：有时他看见艾立夫人消失在云雾中，苏姗口中衔着一朵玫瑰，狂野的奔跑。至于那位领事，他很慈祥的跟约伯说话，他畅谈自己的成长历程，他把他当作一个成人那样跟他说话。

在冬天的时候，他会带约伯上咖啡厅，那里座位全是软绵绵的，餐具都是银制品。一但侍者看见领事进来，他们马上端上一杯咖啡，因为他们之间很熟悉，每个人都知道他想喝些什么。“这位年青人需要什么？”约伯笑笑。他通常叫一小碟糕

饼、一杯加上奶油的可可。他们谈到天黑才分手，每次告别前，领事都会让他代问父母好。

在夏天的时候，领事会带他郊游坐在有橡胶轮子的二轮马车。他们到远离城市一个小地方，便抵达了周围以厚厚的篱笆围绕起来，卡达立仁贺，那些青色的嫩芽已开始变得深绿色了。他们走进一个有一座皇帝塑像圆形花圃的大花园。在一些角落有牛棚和羊栏，但你看不到也闻不到它们。公园的后面可以看山峰的远景，山顶上的松树的香气往下面飘送，整个公园似乎在欢乐假期中。他们坐在草地上，喝着这地方最有名的咖啡。咖啡上的奶油像马上要溶解的雪团……茶点过后，领事点燃一枝雪茄，开始谈论约伯的学业。当第一枝雪茄烧完了，他点一枝新的，站起来，说一声“走吧”。他的语调似乎说休息结束，应该回去做事了。约伯赶紧站起身，看见老板帮助领事穿上大衣，当老板也来帮他时，他脸红起来，感到不好意思。约伯望着地面，问候领事夫人的健康。领事抽出雪茄，沉默了一阵，说道：“我希望我能够告诉你她很好。”他既然不能那样说，又不想让约伯难过，他加了一句：“苏姗信中说她很好。”约伯还是低着头，回答道：“请替我祝福她。”“谢谢。”苏姗的爸爸说。他的语调好像说这很难，不过他会替他传达。

源

约伯读完高中便上大学。他的父亲生意也渐渐好起来，而他自己现在可以从教人补习上赚一点零用。他不再需要领事的帮忙，但还是很感激老人家，他们一年两次的见面仍然维持下去。当他们分手时，领事会拿出记事本，写上下一次见面的日期，然后说：“那么……半年后再见！但是，请你事先给我电话。”唯恐他的话被误解作不诚恳的，他往往停了一下，算一算日期，再说：“唉……还有远个月。”

有一次，给他打电话在预先约好的那天，他得到的答复是：领事有事，不能会见，要他一两天后再打电话来。第二天，当他在替学生补习时，那青年人的父亲提到领事的名字，然后给他看一则讣闻，他说：“明天你应该参加领事夫人的葬礼吧？”

那整个晚上，约伯辗转反侧，不能入睡。过去的日子都涌现眼前：他在领事家作客，领事的妻子一言一语、一举一动都对他很好。约伯的母亲温情的爱着他，而他以普通儿子那样回答她的爱，可是他对艾立夫人的感情就另当别论。她对她的爱并非出自自然的原因，即使含有部分因素，但她对他的爱是在忘记这些原因之中产生的。约伯知道艾立夫人病重很久，使他难过和伤心，但他从来没有像知道她死的那个晚上这样伤心过。苏姗失去了母亲。她自己成为孤儿，在约伯心里这些都不

会引起同情。他灵魂有了新动向，当他的灵魂属于一个已经消亡的人，同时又附属在一个还活着的人，然后又把两者合为一体。

天还未亮，约伯就起身前往墓地。由于那晚的胡思乱想，约伯以为他会错过葬礼，即使他快快赶去，他顶多赶得上看到最后的情景。坟场的大铁门敞开着，他听见挖掘坟墓的声音。便飞快的向声响的方向奔跑过去。两个人正在挖坑，站立着的时候，地面在他们腰际之间，第三个人正步测着墓地的长度。当他们抬起头时看见约伯。“你要看看它适合你吗？”他们问道，用铁铲暗示他可以踏下墓坑里。约伯莫名其妙的，静静的呆站在那。那个在用脚步测量长度的人问他有什么事。约伯头脑一片空白的看着他：他为什么这样问：突然他明白了。他简直听见好消息似的，原来佛尔·艾立的遗体还停留在家里。虽然她已远去，她至少还未入土。

在通往艾立家别墅的路口，已聚积了众多前未悼念的人，都静默不语。约伯的母亲把脸上的眼泪擦掉，他的父亲一只脚用力压着泥土，突然大栅门打开了，吊丧的人把灵柩抬出来，停放在马拉的灵车。花的芬芳从棺木上和旁边的花环飘送开来。暗泣声此起彼伏，有一个老佣人用手帕盖住她的嘴巴，这样哭泣声就不会被别人听见。当灵车预备好要出发时，苏姗和她的父亲出现了。苏姗穿黑衣，脸上罩着黑纱布，她父亲手臂被她挽着。他们两人走路的样子好像已脱离了这个世界。约伯希望她会看见他，勉强的向前走一步，但是他马上又退回来。此时，苏姗眼睛一直停留于母亲的灵柩。由于在报纸的讣闻中丧家要求朋友不要上门唁问，因此约伯只写了一封信。

缘

前文提过，约伯前往以色列的经济来源，一半是靠大学奖金，另一半是由于领事的资助。那时他已拿到博士学位了。艾立为他举办了庆祝餐，并且给他一笔钱，这样他就不必急着找事情做。这份礼物看来，是表示他老人家的心意和尊敬。就是出于这种目的，约伯深深的被感动，实在没办法拒绝。约伯用这两笔钱，参加一个前往巴勒斯坦的旅行团。在那里他找到一份教师职位，也因此在这化定居下来。

一生他都不会忘记领事及共夫人。一年两次，每当犹太人和基督徒新年的时候，约伯都寄贺年卡给大使。当他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出版后，他也送他一篇论文抽印本。但是很少给苏姗写信。他们小时候的海誓山盟现在都算数了，因目前大家都长大了。

简而言之约伯现在在这化学校教书，在教育着众多学生的灵魂，并在教师和家长的会议中提到道德的重要。这时候，已有好几间学校鼓励家长参与学校的计划，另一方面，教师也有机会参加社区事务。在公众讨论会中，这化的任何人都会献计献策。约伯还是拨出时间继续研究海洋植物，并时常撰写这方面的论文。“充足的时间，频繁的机会可以成就任何愿望。”在巴勒斯坦的“大战”之前，更应该如此做人。在那些日子里，日子更为漫长，在这时候一个男人可以做更多的工作。他们不

需要为自己想得太多，他们有很多时间去做其他的事情。

约伯常常拜访城里书香门第之家，他受到热烈的欢迎。如果有一个讨人喜欢的女儿，那就好极了，要是有二个，则更好。事实上，魅力四射的女孩都不属于这些家庭。那些独自移民来这，没有家人的人，比较讨好诗人作家，中产阶级的女儿特别喜欢教师和学者，因为他们有较为固定的经济来源。

约伯·李利子正是以如此一身份，认识的女子主要是这种类型。她们像多数以色列真正的女子，举止仪态都端庄大方可爱，有美丽的像貌。约伯从来不跟她们谈论他的工作。不过他会跟她们谈论外国的轶文趣事，他们的诗歌和神话。结果我们可以说，如果你在楂化听见有人说希腊、罗马、赛婆、麦地亚，你可以肯定那一定是约伯告诉她们的。在他未来之前，她们对此几乎闻所未闻，虽然城里拥有大学文凭的男人为数不少，他们也念过这些东西，但却忘记的所剩无几，或不愿再提起。约伯小时候就具有这些知识，他不但只凭想像，也到过这些地方，因此这些知识永远被铭记于心。此外约伯原是出生奥地利，那里的人不会计较流亡国外，那里的人很会追求快乐的理想，也许正因如此，他们总是把愉快奉献给别人。

很多女子对约伯产生感情，就如约伯对她们一样。她们之中有些已想到结婚，约伯或许也有此想法，虽然他从不想像结婚后的情形，或者决定选择什么人作为他的伴侣。他常常拜访海柏宁，或去看马嘉格，或约陆莉雅去散步，或跟米雅聊天，或跟拉雅窃窃私语，偶而也去看看李外。有时他们会在晚上一起到海滩上散步，那时天空抚慰着大地，海浪吻着沙滩。因为他们一共七个人，所以他们在一起时，城里的人叫他们做“七大行星”。

订婚记

他们之间的关系渐渐的明朗化起来。最初，约伯喜欢与陆莉散步。她打算去柏林看她的亲戚，因此正在向他学德语。她主要想学会话，因此，散步时就有机会学德语。当她访问柏林的计划取消后，海柏宁开始加入，因为海柏宁是陆莉雅的朋友，而她又可利父亲是学校董事之便，常请约伯回家喝茶。接着马嘉格又进来了，不久拉雅跟她从圣·比特堡来的表哥也参加进来。不过当表哥开始给她写情诗时，她跟他断绝来往，把米雅带进来。后来米雅又把李外带进来。李外先前已认识约伯，当他刚迁移到此时，就住在她的隔壁。所以“七大行星”就这样形成了。正如他们之言，只有他们才配被称为“七大行星”。

远

在灯节的前一天，来自非洲的一封信寄到约伯手里。这是艾立先生的信。领事和他的女儿一年来正在进行他们的旅程，由于他们要通过埃及回国，他们很希望到和圣城耶路撒圣土冷玩玩。

约伯知道消息后很高兴。第一，因为他将会在见到领事。第二，他能得到机会好好报答他的恩惠。他没有过高的希望，只想表示他对他的恩人心存感激。现在领事马上到了，约伯可以扮演地主的角色，好好的服侍他的客人。

他开始作各种准备。首先，他告诉自己，他要请几天假，这样才有时间去带领事参观他的国家——沙伦·加里略，犹太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耕种。他一兴奋，他把领事信中只打算在巴勒斯坦停留五六天的打算忘记了。五六天，能看见多少呢？

在等待领事来临期间，约伯不断回忆起领事和他的妻子，他们的家和他们那友好的态度。他又想起自己和苏姗在野外玩耍，在园里采花，并把它串在一起，或在溜着冰在国内结冰的塘上。在他的回忆里，所有的季节都掺在一起，所有美好的事都凝具起来。多少个夏天和冬天已消逝了？现在人们把那间别墅关闭了，桌子被遗弃，园里那些花果没有人会去采摘和欣赏。佛尔·艾立已死了，苏姗和父亲正在外旅行，她的父亲在失去爱妻之后，一直心神不定，想通过在不停的旅行世界各国

订婚记

中把心中恼怒忘记。约伯还记得出殡那一天，一叠高高的花环放在黑色的灵车上，当车子走动时不停的在左右摇摆，苏姗的脸蒙着黑纱，跟在父母背后。现在不管怎样猜想，也想像不出她像一位怎样成长的妇女。不过有时候面纱会突然掀开，出现一张少女的脸，用脚趾在跑步，用手追逐着蝴蝶，把它们串成一串花，环绕在她颈项上。多少年月匆匆流去，约伯却永远会回忆起她那可爱的任性的样子。